老刘头显然有点焦急，他目光凝重地对我说：“我说过我救不了你爸爸。他既然来到这里就没有活着

　　出去的希望了。你要学会接受这一切......"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爸爸真的已经被人吃了吗？“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爸爸怎么样了？他不会真的......"

　　老刘头叹了一口气，说：“你爸运气确实不好。白老板是让你把去给今天重要的客人当性奴。这个客户脾气古怪，干了你爸一个多小时，你爸就是没射，客人一气之下向白老板买了你爸准备今晚杀了吃，解解气。白老板答应过你今天不会杀你爸，所以拒绝了客人的要求......”

　　我舒了口气，“所以我爸没有被吃掉，对吗？”

　　老刘头又叹了一口气，“你爸的运气真的太差了，这个客人脾气古怪，非要拿你爸出气，既然不能买下你爸的命就把你爸的阴茎给买了下来，说是要准备亲手割掉，做成菜吃！”我脑袋嗡嗡的响，“不要！不可以！爷\* \_爷，你带我去找我爸爸，求求你了！我答应你，我不会再冲动了！”

　　老刘头说：“你去了也没用，你爸的阴茎是被割定了，你去了只会添乱。”

　　“爷爷，我知道我救不了我爸爸，我绝对不会添乱的，你带我去找我爸爸吧！以后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答应你！”

　　“既然你这么担心你爸爸，那我就带你去吧，别太伤心了！”

　　老刘头带着我走了好长的路，一路上我的脑子里都是在想爸爸是不是已经被割掉了，那是我最伟岸多

　　父亲啊！我一直对他的阴茎那么崇拜，如此神圣的器官就要这样被割掉了吗？爸爸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知道自己准备失去最宝贵的阴茎吗？以往威严的父亲被割掉了阴茎以后，我怎么能接受？他还算是

　　男人吗？他还是我爸爸吗？

　　终于，走到了一个库房里，里面有十几个警卫，看到我们来了，一个警卫队老刘头说：“你怎么把他

　　给带来了？”

　　老刘头说“他爸的阴茎准备要被割掉了，他向来看看，随了他吧！”警卫不答应，说：

　　“那不行，出了事谁负责？”老刘头说：“他只是个孩子，能出什么事？你们把他把他绑起来，拦住

　　他不就行了吗？难道你们连孩子都害怕？”几个警卫互相看了一眼，默许了老刘头的说法，安全起见，

　　他们把我捆了起来。老刘头说：“你爸就在里面，他的阴茎准备要被那位客人割掉了！”我顺着他指

　　的方向看见了我爸，他双手双脚都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最上被胶带封住。

　　我急切的跑过去，却被警卫拉住，我被带到了离我爸爸更近的地方，几个警卫把我拉住。

　　我看见白老头也在，我对他咬牙切齿地恨，他看见我来了，好像明白我的想法，对我说：“你别恨我，要不是我，你爸不单止是个太监，他连命都没了！你爸的鸡巴被割掉后，一定会做成美味的菜肴的。如果你爸表现好，我会让他当性奴，如果什么时候我不高兴了，把他宰了做菜！”

　　我气得直咬牙！

　　这时，一个戴着手套、口罩的长发女人走了过来，看起来大概30不到，皮肤很好，看得出很漂亮。白老头说：“这就是要割掉你爸爸鸡巴的客人，你要恨就恨她吧！”这个女人走向爸爸，我感到很绝望，心开始痛了起来。这时，父亲四肢无法动弹，喉结上下动着，看得出父亲非常紧张，他的阴茎也因此勃起，非常可观，差不多有的的小臂粗，可以看见上面的血管交错盘着，可惜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摸不到父亲的阴茎，我就非常心痛。

　　女人一手抓住父亲的阴茎，用力的扭着，父亲疼得皱起眉头，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脖子的青筋都暴起了，看得出是有多疼！女人对啪地一个耳光甩在父亲脸上，说：“刚才要你射，你不射，以后你再也没有鸡巴了，我看你怎么射。谁叫你这么要面子，要面子就不要鸡巴了？”

　　啪!

　　又一巴掌摔在了父亲的阴茎上，阴茎左右摇晃，疼得父亲腹部猛地收缩，满布阴毛的腹肌一块块突起，父亲无法讲话只能听见喉咙有呜呜的声音。这不是以前威严的父亲，现在眼前的父亲一点尊严都没有，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我心里真的很痛！女人抓起了一把小刀，看来父亲的阴茎是不保了，我的嘴巴也被封住，只能呜呜地替父亲呼喊，父亲似乎看见了我，但他的目光马上从我身上移开。

　　哪个父亲能够忍受得了没有尊严地在自己儿子面前被别人割掉阴茎，从此再也不是男人了！女人左手拿刀，右手握着父亲的阴茎用力地往左扭。

　　父亲的阴茎完全勃起，十分粗大，紫红紫红的，女人的手根本无法完全握住。女人加大力气往左边扭，父亲疼得直翻白眼，眼看着阴茎差一点点就被扭断了，女人猛地松开手，又一巴掌扇在父亲阴茎上，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女人右手结果左手的刀，父亲看着自己阴茎准备遭殃，喉结紧张地上下吞咽。女人手握小刀，刀锋贴在了父亲阴茎根部，准备割的时候，父亲通红的龟头前的马眼射出了一道液体。

　　父亲失禁了！天啊！曾经伟岸的父亲竟然在我面亲吓得失禁，我心里一阵疼！

　　在场的十几个警卫都笑出声来，我听见有人说什么享受最后一次以男人的方式尿尿，还有的说还没割掉就已经不是男人了！白老头对我说：“看你父亲的熊样，竟然吓到尿裤子？你作为儿子难道不丢脸吗？装什么清高，其实怕的要死！只是拿个剃刀就吓成这样，还算什么男人？”我愤怒的瞪着白老头。

　　父亲的尿液溅到了女人的手臂上，女人一生气一拳砸在了父亲的如桃子样明显的阴囊上。

　　呜呜呜，父亲喉间发出强烈的呻吟，腹部与大腿的肌肉猛烈地抽动，一股股白色的精液射了出来，头一歪不醒人事。

　　我看见父亲没有了呼吸，心里猛地一疼，呜呜地哭起来。白老头快步走到父亲面前，用力地按住父亲人中，只听见父亲喉间又一呻吟，父亲活了过来，终于有了呼吸，我悬着的心了落下了。

　　白老头回到位置上，对我说：“你还得谢谢我，是我救了你爸一命！”我不理他还是看着父亲，显然无亲并没有醒过来。

　　女人再次举起小刀，一边给父亲剃阴毛，一边说：“刚才死活弄你你都不射，弄得我手臂都抽筋了，现在就打你一下你就射了，真没用。不过你的鸡巴我是要定了，这是你失去男人资格前的最后一次快感了！”

　　没多久，父亲阴茎周围的阴毛被剃光，但腹部上的阴毛还在，女人淡淡地说：“这家伙毛真多，鸡巴气味也骚，把毛剃光了才敢下口啊！”

　　说完闻了闻手上的气味。父亲的阴囊有些肿大，我的眼眶还有泪水，看不清父亲阴囊的具体样子，不知道里面的睾丸有没有碎。

　　女人放下剃刀，拿起了一把更大的刀，看来这次真的是要把父亲的阴茎割掉了。这时父亲还在昏睡中，不明真相的父亲准备失去了他雄伟的宝贝。

　　女人右手握住父亲的阴茎，还是一样用力往左边扭，疼得父亲在昏睡中也发出痛苦的呜呜声，她举起了手中的到，同时右手加大力度，女人手上的青筋都暴起了，

　　啪地一声，

　　在场的人都没有意料到，父亲的阴茎海绵体被扭断了，昏睡中的父亲醒了过来，呜呜的呻吟大腿和腹部, 肌肉在抽动，不知道这得有痛苦啊！没想到这女人的力气这么大，父亲雄伟的宝贝竟然折在了女人手里。

　　父亲的阴茎软了下来，可是并没有萎缩，而是肿了起来，整个阴茎像茄子这么大，发紫了！

　　我知道海绵体破裂了，里面充血，父亲再也不能勃起了。想到父亲遭受到这种罪，我心疼哭了起来。

　　这时女人扶起父亲肿得巨大的阴茎，好奇地看着，父亲因为疼痛面部扭曲着，但是却依然帅气，两条浓黑的眉毛紧皱着，高挺的鼻子喘着粗气。

　　这是父亲身为男人最后的时刻，我永远记在心里，这时父亲越发帅气。女人举起手中的到，抵在父亲阴茎根部，父亲闭上了眼睛。

　　一瞬间，锋利的到把父亲整条阴茎完整割下，父亲扭曲的面部淌着泪水，伤口喷出了鲜血！我心疼地嚎啕大哭，想着父亲再也不是父亲了，便哭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幕幕，我多想这是个梦，但却这么真实。

　　我知道父亲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再也不是伟岸的父亲了，父亲已经失去他的阴茎，再也不是男人了。而父亲被割下的阴茎现在不知在何处，应该被吃了吧！

　　我对着天花板哭泣。这是房间门开了，进来一个警卫，见我醒了，就说：“快吃了桌子上的饭，我带你去见你爸！”

　　我心里十分担心父亲，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急切地想见到父亲，我没吃饭，下床便跟着警卫来到了父亲的房间。

　　这时 老刘头正好从父亲的房间出来，看见我，便问：“你醒了？快进去看看你爸。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正在昏迷中，接下来你要好好照看你爸，他现在醒不过来，大小便之类的要你用盆子接好。我先回去了。”

　　我不想说话，点了点头就进了房间。一进门就看见父亲躺在床上，穿着蓝色的病服，和白色的袜子。裤裆的开口有一根导尿管，连接着床边的一袋淡黄的尿液。我心想：这么没人性的地方还会给受伤的人穿病服和袜子，而且还住这么好的地方？

　　我走上前，看见父亲的脸并不是没血色的，知道父亲还活着，顿时佩服父亲硬朗的身体。

　　我摸了一下父亲削瘦的脸，是冰凉的，摸了父亲强壮的手臂也是冰凉的，父亲穿着白色袜子的脚，也是冰凉的。但此时父亲呼吸匀称，我知道父亲还活着

　　我很少见到父亲穿白色的袜子。从前父亲在体育局当局长时，上班下班都是穿皮鞋，所以穿的都是黑色的袜子。

　　我早已对父亲所有的袜子都很熟悉了。父亲有白色的袜子，打我很少见他穿过。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准备一双白色的袜子放在包里，到了体育馆就脱下西装皮鞋和黑袜子，换上运动装和白袜子。到了下班时间又换上西装皮鞋和黑袜子。

　　所以我很少有机会看见父亲穿白色袜子。我经常在父亲下班时接过他的包，把里面的运动背心和内裤袜子掏出来帮父亲扔进洗衣机。再此之前我都会闻一下父亲换下来的白袜子的味道，淡淡的汗味，没有脚臭，袜子也不脏，只是磨得有点薄。

　　虽然很少见到父亲穿白袜子，但是我对父亲每一双白色袜子都很熟悉，包括气味、款式和新旧程度。

　　但是现在躺在我面前的父亲让我如此陌生。我从没见过倒下的父亲。我把脸凑近父亲穿着白袜的大脚，闻不到一丝气味只有袜子和裤腿间漏出来的腿毛让我认得出这是父亲的脚。我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裤子脱下，想看一下父亲的伤势。

　　父亲从前雄伟的阴茎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纱布。我把厚厚的纱布揭去，看到血肉模糊的一面。原来阴茎的位置现在只留下手臂粗的伤口，鲜红的。周围的阴毛已经长出来了一点特别扎手。父亲的阴囊还是肿着，我透过厚厚的皮感觉得到父亲的两颗睾丸还是完好的。

　　这一幕让我心疼极了。父亲真的已经失去了阴茎，他已经不是从前的父亲了，甚至不是男人。这不是梦，这是铁铮铮的事实。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能接受从前伟岸的父亲现在已经不是男人了，我不能接受这个变化，父亲竟然受了这么大的罪。

　　如果父亲现在看见他的情况，他肯定很伤心，很自卑他从前引以为傲的阴茎现在已经在某个女人的肚子里了，说不定已经变成了粪便。他肯定不能接受自己不再是男人这个事实。

　　我含着泪水，决定要亲手帮父亲解脱！不能再让他受罪了！不能再让父亲这么痛苦！

　　我把导尿管从阴茎断口处拔掉。双手握住父亲的阴囊，我要帮父亲解脱！

　　我双手交叠，用力地摁在了父亲的阴囊上，感觉到里面椭圆的两颗蛋是如此硕大，我在一次发力，啪！父亲的大腿肌肉在抽搐着，同时嘴边涌出了淡黄的胃液。父亲的睾丸破碎了，但却没有死去，我感到罪过和心疼。

　　我并没有帮父亲解脱，还让父亲受到如此大的痛楚。我捧着父亲的阴囊，发现有一颗睾丸并没有碎，另一颗已经碎了。

　　我掐住父亲仅剩的一颗睾丸，那是父亲仅剩的男人标志，是父亲最后生育的确立，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掐了下去。

　　啪！

　　父亲最后的一颗睾丸没了，我没有停下，双手碾压着阴囊内质，感觉一点一点的碎掉。父亲的尿道口射出了一股股白色和红色的精液，全身肌肉都在抽搐，双腿在病床上挣扎胃液又一次吐了出来。抽搐停止后我发现父亲的阴囊已经没有了形状，但却十分巨大，像个西柚一般大

　　父亲的身体没了动静，我想父亲已经解脱了吧！不用再受到痛苦了！我把脸凑近父亲的脸，我要亲吻　一下父亲，和他做道别

　　令我吃惊的是父亲竟然还有微弱的呼吸。父亲没有死！我顿时感到心里一抽父亲简直太受罪了！两颗睾丸被掐爆那得多疼啊！我竟然没有帮父亲解脱！现在父亲已经不是男人了。

　　他如果醒来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脱下了父亲的裤子，把裤子缠绕在他脖子上。我用力拉紧裤子，父亲被勒的满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喉咙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裸露的双腿在床单上晃动，有一只白袜子被退到了脚踝。双腿晃动越来越大，突然不动了，双腿间的阴茎断口处射出了一道道精液。

　　我很吃惊！便松开了手，把裤子松开。父亲竟然还有呼吸，他的生命力太强了！我痛苦地留下了泪水，父亲真的很不幸！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一屁股坐到父亲脸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起来。这时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父亲再也不会醒来了，他不用面对自己已经不能成为男人的现实。

　　父亲。

　　伟岸的一生结束了！